搜客 知识小说文库 012

一部由亲历者向您讲述的黑道故事

听说过 没见过

东北往事2
黑道风云20年
(1986年至今)

孔二狗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东北往事

第二部

目录

第八章 出狱 / 1

20 世纪 80 年代赵红兵等人虽然经常打架，但还是讲规矩的。他们绝对不欺负老实人，打架仅在混子之间进行；即使混子间打了架，谈和以后还都是朋友，这是江湖规矩。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混子就完全不同了，谁狠谁说了算，就靠欺负人赚钱。

第九章 讹诈 / 45

鲜血、红旗、倒在红旗上的美艳女模特、绚烂的灯光、鸦雀无声的人们。这些，就是那夜的巴黎夜总会。

据赵红兵后来说，他从入伍到后来混社会，见过的凶残场面已经太多，从没有一次为之动容，早已司空见惯。只是，除了那夜的巴黎夜总会。

第十章 摇滚 / 83

20 世纪 80 年代的赵红兵和孙大伟等这些混子们，喜欢弹唱的是“三月里的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海风轻轻地吹海浪轻轻摇”这样的乡村民谣或者军旅歌曲，而新一代的混子们如晓波和丁小虎等人爱唱的是“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我是曾经问个不休”等摇滚歌曲。而且，他们连吉他也不愿意去学了，直接开号。

第十一章 结婚 / 131

混子，讲的就是个面子，讲的就是个排场。这不但是张岳的婚礼，还是当地江湖中人的盛会，那天，全市大小混子头子基本全来了。20 世纪 90 年代的张岳，由于讲义气，讲信誉，交际广，而且

赵红兵、李四这样的闻人是他的铁杆朋友，绝对是全市妇孺皆知的江湖大哥。

第十二章 **复仇** / 167

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战，赵红兵、张岳、李四等人终于彻底收拾了北郊的混子，名声达到了出道以来的最高值，毫无争议地成为全市黑道第一团伙。除了已经基本和解的李老棍子外，再无任何一个团伙可与他们抗衡。

名，就成在这狼烟四起的北郊钢窗厂院内。

第十三章 **缘份** / 223

后来二狗还知道，高欢的老公一直对高欢依然惦记着赵红兵耿耿于怀，高欢过得并不幸福。他俩的偶遇，即使不在1993年，也会出现在1994年，如果不出现在1994年，也会出现在1995年。总之，只要给他俩单独见面的机会，根本不需要任何催化剂，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燃起一如七年前的爱火。

第十四章 **宿命** / 251

赵红兵说过不要毁在鼠辈手里，这次，虽然他没彻底“毁”在鼠辈手里，他还是“栽”在了鼠辈东波手里。即使他没自己去和东波这个“瓷器”碰，但最后还是把他给牵扯了进来。

赵红兵当时心里肯定在苦笑：跟赵山河打翻了天都没人去管，这次仅仅过问了一下黑东波的事儿，就被判了四年，去哪说理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八章 出狱

20 世纪 80 年代赵红兵等人虽然经常打架，但还是讲规矩的。他们绝对不欺负老实人，打架仅在混子之间进行；即使混子间打了架，谈和以后还都是朋友，这是江湖规矩。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混子就完全不同了，谁狠谁说了算，就靠欺负人赚钱。

一、又是秋风吹过时

1992 年春天，一位年近九十的老人拖着瘦弱且疲惫的身躯踏上了去往南方的火车。这位老人要为共和国奉献出自己的最后一丝热量，他要为改革呐喊，他要为改革助威，他要将当时已经接近停滞的改革再奋力推上一把。很快，这位老人浓重的川音激荡在大江南北的每个角落。

1992 年，共和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1992 年秋，赵红兵出狱。二狗清楚地记得，那天秋雨绵绵，天气有些阴冷，全市的人都忙着储藏大白菜。这一阵秋风吹过时，赵红兵已经 28 岁了。他在狱中度过了人生中本该最美好的四年。

赵红兵的容貌和四年前相比几乎没什么改变，依然年轻，英气逼人，走路时腰杆笔直。

赵红兵出来后先是仰望了一下天，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天是灰蒙蒙的，但是空气很好，不但是清新的空气，还是自由的空气。赵红兵没有回头。据说，走出监狱后回头看的人，很有可能会再次入狱。

狱外，赵红兵的兄弟们早已等候多时。大哥出狱，那是大事儿。

第一个映入赵红兵眼帘的，是一个身穿黑色欧版西装和白色衬衣的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瘦削秀气的青年，正倚在一部崭新的黑色轿车旁边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张岳！”赵红兵喊了一声。赵红兵后来回忆说，那天他第一次感觉到，可以痛痛快快地喊一个人的名字是件快事。的确，过去的四年多，他太压抑了。

“红兵！”张岳声音不大，大大的眼睛里却是泪花在打转。

第二个映入赵红兵眼帘的是小北京。小北京正坐在一部破旧的林肯车的车尾上，呆呆地看着赵红兵，没有说话，也没有上前要帮赵红兵提东西的意思。小北京实在太想赵红兵了，这几年赵红兵不在，小北京的语言天赋退步了不少。

“上车，喝酒去！”说话的是刘海柱，他抓起赵红兵手里的包就往自己的那部破车上拉。那天刘海柱戴了个黑色礼帽，山羊胡子依旧，开着一部绿色的“半截子”组装小货车。

赵红兵被刘海柱抓着胳膊，疼得直咧嘴。

“红兵，你没看见我啊！”留着“郭富城式”发型的孙大伟骑着一部黑色的摩托车，朝赵红兵喊。看样子孙大伟有些得意扬扬。

“大伟，你那头发真他妈的难看！”赵红兵已经完全和社会脱节了，他根本不知道当时社会中正在流行四大天王，更不知道孙大伟的发型是当时年轻人中最流行的发型。

“这叫坎头，你在监狱里待傻了吧！这都不懂。”孙大伟调侃着赵红兵。

“……”赵红兵笑笑不说话。

“你会说话吗？”张岳斜了孙大伟一眼。

孙大伟顿时不敢说话了。他从小就怕张岳，他敢和赵红兵开玩笑，但是不敢和张岳开玩笑，张岳一瞪眼睛他就哆嗦。

“红兵你快上刘哥的车吧。咱们喝酒去，正下雨呢！”坐在小北京车里的费四探出头来，憨厚地笑着朝赵红兵喊。

赵红兵刚拉开刘海柱的车门，就被一双手抓住衣服领子拽了进去。拽他的是小纪，早就等着赵红兵拉车门呢。

“你怎么他妈的一点儿都没变样？”小纪朝赵红兵胸口重重地捶了一拳。

“你不也没变样嘛，你都是结了婚的人了，就不能稳重点儿？”赵红兵笑着说。看到这些当年出生入死的兄弟，赵红兵心里暖极了。这天，赵红兵兄弟们早早地都到了，就在外面等着他出来。

三台车加一个摩托，浩浩荡荡回家了。在20世纪90年代初，这绝对算有排场的。

“四儿呢？怎么没看见他？”赵红兵发现李四不在，上了车就问。

“在饭店点菜呢。”

“咱们这是要去哪个饭店？”

“最好的饭店，最牛逼的饭店！”小纪说。

“现在咱们全市哪家饭店最好？”赵红兵入狱前，总去最好的那两三家饭店吃饭。

“当然是亚运饭店！”

“在哪儿？谁开的？”赵红兵现在对什么都好奇。

“哈哈，你开的啊！”

“我开的？”赵红兵一头雾水。

“当然是你开的！不过现在老板暂时姓申。”刘海柱把话接了过来。

“他开的饭店叫亚运饭店啊？哈哈，怎么这么俗？”赵红兵一听就乐了。他知道他入狱以后，小北京没有续租火车站前的招待所，反而在市区里开了一家饭店，但他还真不知道小北京开的饭店叫亚运饭店。

“别管名字俗不俗，肯定是咱们全市最上档次的。小申的本事你还不知道？亚运会时候开的……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刘海柱居然罕见地唱了两句。看见赵红兵，他是真高兴。

“小申上次探监时跟我说新买了一辆车，等我出狱了就给我开。他新买的车呢？刚才我没来得及跟他说话。”

“你刚才没看见他坐在那个车上边啊？那就是他新买的车。”

“刚才那车？那是个旧车啊？”

“就是那个。”

“那个破车是新买的？十多万块钱买了个那么破的车？不是说新买的车吗？”赵红兵在狱中一直在幻想小北京买的新车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听说那个破林肯就是小北京新买的车，几近崩溃。

“的确是新买的，新买的旧车。”小纪说。

赵红兵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原来小北京还跟他玩文字游戏呢。虽然早就知道小北京这人的想法和普通人不大一样，但他万万没想到小北京花十几万

买了个五成新的林肯。赵红兵现在掐死小北京的心都有。

到了饭店，大家把赵红兵让到了主位上。除了尚在服刑的李武，刘海柱和另外兄弟六人都到齐了，还多了张岳的三个兄弟。赵红兵看着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属于自己的饭店，坐在足有三十平米的大包间中，看着这些几年没见的兄弟，十分开心。

赵爷爷果然没看错人，小北京是个有能力且重然诺的汉子。赵红兵入狱四年多，小北京没有回北京，不但在赵爷爷病危期间像亲儿子一样照顾他，而且给自己和赵红兵赚了座金山。当然了，也有人说，小北京之所以赖在当地不走，除了赵红兵的原因，还有三姐的原因。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小北京做的事儿是谁听见都竖大拇指的。

“你跟我说你花十几万买的车，就是你开的那个破林肯？”小北京刚进包间的门，就听见赵红兵朝他吼。

“这叫品位，懂吗？”小北京提着车钥匙笑吟吟地说。

“申爷，你那品位我不敢苟同，你花了十几万买那么个破车我都替你觉得不好意思。你拿你那车跟我这比比，你好意思比吗？”张岳接过话来。

“张岳，有句话我必须得告诉你。再旧的林肯它也是林肯，再新的桑塔纳它还是桑塔纳！懂了没？你怎么着也是个大学生，我这么一说你肯定懂了，是不？”小北京心情格外的好，开始和张岳贫上了。

“我他妈的不懂！新的怎么也比旧的好！”张岳不服。

“所以我说你品位不行……”

这就是小北京一贯的哲学，他宁可要旧一些的高档货也不肯勉强接受便宜的低档货。比如赵红兵的三姐虽然已经结了婚，前两年又生了小孩，而且年龄也不小了，但毫无疑问依然是高档女人。小北京宁愿傻傻地等着赵红兵的三姐这样的高档女人，也不肯屈就于中低档的女人。

“红兵，给你介绍几个兄弟，都是我的好哥们儿。”张岳说。

“好呀。”赵红兵和张岳的三个兄弟一一握手。

“富贵，蒋门神，表哥。”张岳一一介绍他的三个兄弟。

“红兵大哥好！”张岳的三个兄弟都久仰赵红兵的大名，个个毕恭毕敬。

那天大家都喝得不是很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赵红兵该回家了，他已经四年多没回家了，家中的哥哥姐姐都在等着他。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明天，还在这个房间，咱们继续喝！”酒只喝了半个小时，小北京就劝大家散伙。

“好吧，你俩先回去，我们继续在这里喝酒。咱们明天再喝。”张岳说。大家都很理解赵红兵，没再多做挽留。

“照张相再走吧！”孙大伟掏出了傻瓜相机。

“咔嚓”一声，拍了下来。赵红兵和刘海柱坐在中间，其他的兄弟坐在旁边，张岳的三个兄弟站在后面，大家笑得都很开心。

这张相片至今还被保留着，现在看时，我发现这张毫不起眼的照片中藏着当地 20 世纪 90 年代名动江湖的团伙的骨干力量，那就是张岳和他手下四员猛将中的三位——富贵、蒋门神、表哥。另外，这相片里还有另一位当时声名远播的社会大哥，那就是李四，只不过他的兄弟王宇、王亮等人当天都不在场，所以他在相片里不怎么起眼。

相片拍完以后，赵红兵和小北京二人告辞。赵红兵上了林肯车，和小北京一起回家。

赵红兵四年多以前在被哥哥十几个耳光抽得晕头转向之后和赵爷爷一起去自首，离开这个家门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再次站在这个熟悉的门前，赵红兵准备开门的手有些颤抖，他知道，这扇门打开以后，他不可能再见到他的爸爸——那个面冷心热铮铮铁骨的老人了。

小北京最了解赵红兵，锁上车，他几步走上前去，推开了门。“进去吧，红兵。”

“狗呢？”赵红兵进了院子，发现家里的狼狗不见了，狗窝上长满了草，草已经枯黄了。

“赵伯伯去世后，狗几天不吃东西，跟着伯伯一起去了。”小北京轻声说。

“哦……”赵红兵有点儿哽咽，眼眶有点儿发红。以前赵红兵养这只狗的时候，饥一顿饱一顿，火气上来了还经常揍这只狗，但他没想到这只狗对他的爸爸如此忠诚。赵红兵在多年以后曾多次提到，这只狗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养，非常愧疚。其实二狗知道，赵红兵想说的是赵爷爷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好好地孝顺，整日在外面给赵爷爷惹事，如今子欲养而亲不在。

赵红兵就是这样，爱面子，明知道自己错了，也绝对不会承认。

赵红兵走进房间，发现哥哥嫂子姐姐姐夫都在一楼赵爷爷的卧室里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着他。

“红兵，回来啦！”赵红兵的大姐先发话了。她仔细地端详着赵红兵，略带哭腔，又面带微笑。

“大姐，红兵没变样，是吧？”赵红兵的二姐说。

“嗯……”赵红兵含糊地答了一句。自从进了房间，他的头一直没敢抬起来过。他是真的愧疚，他知道他的入狱使全家人为之蒙羞。

“来根烟，阿诗玛。”赵红兵的哥哥递过来一根烟，摸了摸赵红兵的头。哥哥比赵红兵大十几岁，在他眼中，赵红兵还是个孩子。

赵红兵还是没敢抬头看他的哥哥姐姐们，低着头接过烟，默默地点着了。

“在里面，罪没少受吧？吃饭了吗？”赵红兵的大姐说。赵红兵年龄最小，全家人都很疼他。

“大姐，你说这个干啥？”赵红兵的二姐赶紧给大姐使了个眼色，怕提起这个赵红兵会不开心。

“没受罪，我在里面是队长，也不用干什么活。”赵红兵勉强笑笑，还是没敢抬头。

“红兵，这是你的吉他。爸上次看完你回来，自己给你松了琴弦，他还在的时候，没事儿就摸摸这吉他。临终前还嘱咐我，一定要把这吉他交到你手里。爸还说，吉他是陶冶情操的东西，你出来以后一定多弹弹。”赵红兵的三姐眼眶通红，略带颤抖地把吉他交到了赵红兵的手里。

赵红兵再也忍不住，抱着吉他放声哭了起来。他，再也见不到他那可敬的爸爸了。

赵红兵这一哭，几个姐姐也跟着抽泣了起来。

“咱们先走吧，让红兵好好休息，改天再聊吧！”赵红兵的大哥不愿意赵红兵出来第一天就哭成这个样子，赶紧搀赵红兵的几个姐姐回家。

“红兵，乖，别哭了。”赵红兵的大姐说，但她自己抽泣得却最厉害。

赵红兵把头埋在吉他上，继续放声痛哭，痛痛快快地哭。他知道，这把吉他，就是爸爸对他的谆谆教诲，就是爸爸一点儿也没有对他放弃希望的真实例证，就是爸爸对他那无私的爱。

“唉，咱们走吧！”赵红兵的大哥伸手拽起了赵红兵的几个姐姐。

哥哥姐姐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赵红兵终于平静了下来，呼吸也渐渐地

均匀了。小北京递给他一支烟。

“红兵，我很奇怪，为什么有件事儿你一直没问我？”小北京说。

“什么事儿？”

“你怎么没问问高欢现在怎么样了？”

“人家要么出国要么留北京了，问你你也不知道。”赵红兵认为高欢这样的名校学生，毕业了肯定不会回到当地。

“都没有。她回来了，就在六中教书，教语文。”

“教书？六中？”赵红兵万万没想到，高欢居然回来了，而且还做了老师。当时就算是当地师范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也不愿意做老师，都谋求其他的出路。

“而且档案上写着：建议不要重用此人。”

“为什么？”赵红兵的眼睛瞪得更大了。

“为什么？你说还能为什么？游行时闹事儿了呗！高欢这孩子，有时候脑子就是不转弯儿，容易被人利用。”

“哦……高欢现在有对象了吗？”赵红兵假装很随便地问了这么一句。

“有了，再过一个多月该结婚了。”

“哦，是谁呀？”赵红兵故做若无其事。

“你不认识，也是六中的一个老师，好像是教体育的。听说高欢开始时死活不同意，但是她妈妈相中了那小子，说是人老实，高欢要是再不同意，她就拿菜刀抹脖子了，高欢只能同意了。”

“嗯……林肯车就是和其他的车不一样，舒服。”赵红兵故做无所谓，赶紧叉开了话题。虽然他早有心理准备，但是听到高欢要嫁人了，心里还是十分酸楚。

“还用你说？”小北京一提这车就高兴。

“张岳那车也不错，新车。”

“扯淡，张岳那车和我这一比，明显档次就下来了。我成天损张岳，他自己还觉得挺美呢。”小北京得意着呢。

“张岳现在干什么呢？我刚才忘问了。他哪儿来那么多钱买新车？他那车少说也得小二十万吧？”

“人家张岳还用买车？你太小瞧他了吧！他这车是人家送的。”

“谁这么大方？”赵红兵完全不信。

“还记得当年咱们经常去的那个紫月亮吗？后来有个外地老板把那个饭店兑下来了，前些日子还买了个新车，就是张岳现在开的那个。张岳开始的时候说借来开几天，这一借就不还了。那个饭店老板哪敢得罪张岳啊，就干脆送给了张岳。张岳也没客气，就收下了。反正这老板以后遇上什么事儿，还得找张岳帮忙。”

“我在里面的时候就听新进去的说张岳在外面混得不错，没想到混得这么好。但他这么干不是讹人吗？”

“也不算讹，在紫月亮吃饭记账的多，账收不回来还得人家张岳替他去要。张岳只要一开口，欠钱的早就吓得筛糠似的了，立马给钱。这两年，张岳至少帮那个紫月亮的老板要回来五十万的死账，他只开走一部车，也算是劳动所得。人家饭店老板都没说张岳讹他，你在这较什么劲啊。”

赵红兵听得目瞪口呆。在监狱中度过了四年光阴的赵红兵还秉承着古典流氓的习性，却不知外面的世界已经如此不同，张岳等人靠着心狠手辣早已经发了大财。

“那张岳不成了饭店老板的打手吗？”赵红兵追问。

“打手？哪个饭店请得起张岳当打手？人家张岳现在是公司老板，讨债公司的！你没看他今天又穿了套新的西装？人家张老板可注重形象了。现在全市解决不了的死账、三角债，都去找他。去法院起诉都要不回来的钱，张岳全能要回来。再说张岳也讲信用，合理收费，从不多拿债主的钱。现在人家张岳混得……”

赵红兵没再答话。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和这个社会完全脱轨了。并且，他也没想到他最好的兄弟张岳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居然靠着暴力手段发了大财。以前赵红兵虽然也没少参与打架斗殴，但也就是想争一口恶气，真没想过要靠这个赚什么钱。

“现在全市，也就是咱们兄弟几个能跟张岳平起平坐了，这得说是人家张岳讲义气，不忘本，发达了也没忘了咱们。其他人一见到张岳都是点头哈腰，张口闭口就叫大哥。红兵，咱们是张岳的兄弟，荣幸不？”

“呵呵。”赵红兵觉得张岳这样的做法还是有点儿不妥。

“张岳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前几天为费四出头，又毒打了三虎子一

顿。现在三虎子还在医院躺着呢。”

“张岳又杀过人了？”

“呵呵，我可不知道，应该是没吧，不过经过他的手重伤害的，没一百也有八十了。咱们这饭店为什么这么赚？全靠你过去的名声和现在的张岳罩着。人家一听这饭店是红兵大哥开的，现在的老板我申东子还是张岳的铁哥们儿，谁敢闹事，谁敢欠账？”

赵红兵感觉没话说。或者说，他有很多话但说不出来。

二、“不服者，上！”

20 世纪 80 年代社会中颇具墨家侠义之风的混子道德体系已经被摧毁，新的混子道德体系却还没建立。

破旧并未立新，这很可怕。

20 世纪 90 年代是当地最为暴力、血腥的年代，失去了传统道德约束的各路“豪杰”终日大打出手，狠角层出不穷。去年二狗春节回家时曾经听一位同乡评价说：20 世纪 90 年代，当地年龄在 16～25 岁之间的男孩子，个个都是古惑仔，几乎个个都提刀砍过人。

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也十分能说明当时的混乱。20 世纪 80 年代的年轻人所具有的一些纯净的崇高理想在 90 年代物欲的冲击之下已荡然无存，那些失去了理想与追求的年轻人，都把斗殴比狠在社会上扬名立万当做人生最大的追求。

20 世纪 80 年代赵红兵等人虽然经常打架，但还是讲规矩的。他们绝对不欺负老实人，打架仅在混子之间进行；即使混子间打了架，谈和以后还都是朋友，这是江湖规矩。但 20 世纪 90 年代的混子就完全不同了，谁狠谁说了算，就靠欺负人赚钱。

二狗想，虽然赵红兵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可以凭着胆色和义气在仅仅两年多的时间里迅速成名，但是如果把他放到 20 世纪 90 年代，或许就有点儿不合时宜了。90 年代，适合的是张岳、三虎子这样一身匪气的人，并不适合像赵红兵、小北京这样颇具侠义之风的人。幸好，赵红兵已经在 90

年代之前成名。更加幸运的是，90 年代，当地的几位江湖大哥多是赵红兵的兄弟。

社会的沧海桑田和人性的日渐贪婪并不足以使出狱后的赵红兵震惊，真正使他震惊的是他的侄子——晓波。

赵红兵发现，他已经不认识他的侄子晓波了。

1992 年，晓波 14 岁，是市中心十余所初中高中的学生混混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心狠手黑的程度和社会上的混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使是当时社会上 20 岁出头的混子，也要让他三分。

那年晓波的身高已经至少有一米七五，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和赵红兵颇有几分相似，只是脸上仍略带稚气，是个小帅哥。但他虽然形似赵红兵，眼神却像极了张岳。

当时社会上的人都评价说：赵晓波和赵红兵一个样，都不是什么好人，这一家人算是完了。二狗和晓波一起长大，清楚地知道晓波那些年的所作所为。二狗心里明白，赵晓波和赵红兵绝对不一样。

晓波只继承了赵红兵打架斗殴和领导混子的本事，却没有学到赵红兵做人的精髓。

徒具躯壳，却没有灵魂。

二狗记得，晓波那时候干的坏事可以分为三类：一、打架斗殴；二、抢钱，讹钱或讹烟；三、逃学出去搞对象。

晓波打架的本领根本不次于他的二叔，纯属无师自通。或许因为从小就看到叔叔们视打架为儿戏，他也是从不怕打恶仗，而且善打恶仗，每逢恶仗必胜。

让二狗印象深刻的是赵晓波被学校开除那次，也就是赵红兵出狱前几天。那年晓波上初二，他嚣张跋扈，在学校外面已经树强敌无数，但晓波从不畏惧，堪称浑身是胆。二狗认为晓波的心理优势基于以下两点：一、二叔在江湖中的名气使他确认自己身上的确带有“社会大哥”的优秀遗传基因，自信必将成为新一代的社会大哥；二、惹到了谁都不必担心打击报复，急了他就去离学校不远的电子游戏厅找李四，找不到李四他就去找张岳，这二位叔叔一出面，全市哪个混子敢对自己动手？不过话说回来，晓波还真没去校外找过几次人。因为，根本没必要。在同龄人中的大哥地位是他真刀真枪打

出来的，虽然也不排除有些社会上的混子畏惧他那群叔叔的名号不敢对他下手的因素。总之，20 世纪 90 年代初晓波之骄横在当地的学生中一时无两。

二狗和晓波在同一所中学，只不过二狗要比晓波低一届。有一天晚上放学，二狗目睹了晓波的作风。

那时二狗所在的学校禁止师生在校内骑车。那天放学后晓波和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推着自行车向校外走。这时，他们发现，一周前和他们结仇的第三职高的十几个学生正在校门口外抽着烟倚在自行车上等他们。那些人个个都把手伸到书包里，显然有备而来，个别比较长的管叉还露在外面。

晓波继续推着车往校门外走，他才不怕那些比他大了几岁的学生呢。晓波的几个同学看样子倒是有点儿怕，但有晓波走在前面，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跟着走了出去。

晓波等人刚刚出了校门，就听见那十几个三职高的学生喊：“就是他们！”

这时那些高中生已经个个掏出了匕首和管叉，朝晓波等人冲了过来，气势如虹。

刚才跟在晓波身后的几个同学全都扔下自行车，转头就往校内跑。

只有晓波一人掏出挂在腰间的军匕，迎面冲了上去，气势更盛，毫不畏惧！

晓波和对方冲在最前面的一个高大男生一相遇，就扬起手抓住了彼此的领口对刺。对方手里的管叉刺中了晓波，但显然没有什么杀伤力；而他却被晓波连刺两刀后，松开了手，捂着肚子坐在了地上。

晓波刺倒一人后觉得左胳膊一凉——他的肩膀被人扎了一刀。晓波回头又是一刀，扎中了那人。那人转头就跑。

三职高的学生这下是见识到晓波的狠劲了。他们本来想凭着年龄优势欺负晓波，哪想到眼前的晓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孩子！

“不服者，上！”晓波手持带血的匕首，睖着眼睛挑衅地朝着三职高的学生喊。这句半文半白的话是晓波的口头禅，意思就是：谁不服就再上来和我打，我奉陪到底。晓波睖着眼睛的表情像极了一个人——张岳。

三职高的学生没一个敢动手，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晓波冷笑一声，扶起自行车跨上：“还有谁不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